

拿破仑和他的初恋情人

德赛妮日记

〔法〕阿莱麦尔·赛林柯 著

刘星烨 刘文琪 编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和他的初恋情人的日记

德赛妮日记

[法]阿莱夏尔·赛林柯 著

刘呈辉 刘文琪 编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20060

I 565.55

001



石油0112060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 李金慧

装帧设计: 姜 录 安 璐

责任印制: 宗荣先

拿破仑和他的初恋情人

Napolun He Tade Chulian Qingren

——德赛妮日记

〔法〕阿莱麦尔·赛林柯 著

刘呈烨 刘文琪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50×1168 1/32·印张 19.25·插页 4·字数 414 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317-0943-0/1·927 定价: 26.8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116 号)

两个最优秀的男人和一个并不美丽的、个子矮小的丝绸商女儿共同创造了一个历史、一个时代，也各为自己创造了曲折不平的人生……

目 录

第一章	富商爱女初恋贫寒的拿破仑·····	1
第二章	嫁给拿破仑的反对者——柏拉道特将军·····	154
第三章	接受佩剑的“和平夫人”·····	360
第四章	女公民的故事已经结束，王后的故事刚刚开始·····	563

第一章 富商爱女初恋贫寒的拿破仑

德赛妮：他的出现说明了世界上
的确存在着我一直憧憬的那种强者的
面容……

拿破仑：我是个创造世界历史
的人！

德赛妮：告诉你拿破仑，我也要
创造历史！

马赛，共和新历二年

1794年3月底

女人总是很容易从男人那里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不过一个女孩子，如果还没发育成熟，她就不可能获得这种特权。所以我决定在胸前衬垫上四条手帕，以便使我看上去真正像个已经成长发育的大姑娘。事实上我也已经长大了，但是人们好像还没注意到这点，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依然是个半大的孩子。

去年11月我过十四岁生日时，爸爸送我这个日记本作为生日礼物。要是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可真对不起这个漂亮的本子。它旁边有把小锁，写完后我就把它锁好，就是我姐姐裘丽叶，也不能让她看见我在里面写些什么。我珍惜它，还因为它是父亲送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爸爸弗朗科斯·科莱是马赛市的一位丝绸商，可惜两个月前生病逝世了。

当我在放在桌上的许多礼物中发现这个精美的日记本时，心里不由感到为难：“我能用它记些什么呢？”爸爸微笑着吻一吻我的额头：“就记女公民柏拉达因·俄季妮·德赛妮·科莱的人生故事吧！”说罢，不知为什么他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忧戚的神情。

那么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记录自己的人生吧！因为太激动了我反正也睡不着。我悄悄地溜下床，在摇曳的烛光中，轻

轻地打开日记本。我只希望睡在一边的裘丽叶千万别被惊醒，否则肯定又会有一场不小的风波。

今晚我激动的原因是，明天我就要陪同嫂嫂苏莎妮去求见视导官阿尔贝特，请求他释放我的哥哥艾特里。两天前他突然被警察捕去，现在生命正处于危险中。这类随意捕人的事目前普遍得很，从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年头了。但看上去它还远远没有结束。的确是这样，在市政府前广场上，每天都有人被送上断头台，所有和前贵族有关连的人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幸运的是，我们亲戚中没有什么原来地位显要的人。爸爸只是个安分守己的商人，他把爷爷留下的一份小小生意，辛辛苦苦经营成为马赛市的一家最大的丝绸店。虽然在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曾被指定为宫廷物资承办商，也的确为皇后送去一些蓝色的天鹅绒，但是爸爸对大革命还是非常欢迎的。艾特里后来告诉我们，天鹅绒是送去了，不过王宫连一分钱也没付过。当爸爸第一次向我们朗读那份印有《人权宣言》的大字传单时，我清楚地记得，刚一开口读他就激动得差一点掉下眼泪。

爸爸死后，当然就由艾特里管理家中产业。当他被捕时，我们的家庭厨师玛丽悄悄告诉我：“俄季妮，我听说阿尔贝特到马赛来了，你嫂子应该去找他谈谈，看看他能不能把你哥哥放出来。”玛丽过去做过我的保姆，是个消息很灵通的人，城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差不多她都能打听出来。

吃晚饭时，大家都无言相对，闷闷不乐。妈妈身旁的和苏莎妮身旁的椅子都空着没人坐。自从爸爸去世，妈妈就再不准任何人去坐爸爸那把椅子。我无心吃饭，脑子里只是想玛丽和我谈的那句话。想着想着，手里就下意识地摆弄起面

包来。看我这样，裘丽叶不高兴了。虽然她只比我大四岁，但时时刻刻总想教训我，这使我很恼火。

“俄季妮，”她说，“摆弄面包可是个坏习惯！”

我的回答却是：“阿尔贝特来到城里了。”

没有谁注意听我讲话，我说话时，他们总是这样。我只得又说一遍，“阿尔贝特来了！”

这时妈妈才问，“阿尔贝特是什么人？”

苏莎妮根本没有听，她仍在喝她的汤。

“阿尔贝特吆，”我用一种自豪的语调说道，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是雅各宾政府派来马赛の视导官。他每次来都停留一星期，在市政府大厅办公。明天苏莎妮应该去找他，问问为什么要逮捕艾特里。要向他说明，这肯定是个误会。”

“但是，”苏莎妮抬眼看看我，“他不会接见我的！”

“我认为最好还是，”妈妈也表示怀疑，“去请我们的家庭律师，让他去见阿尔贝特。”

“我们应该自己去！”我坚持自己意见。“作为艾特里的妻子，苏莎妮应该去。如果你一个人胆怯，我陪你一道去，我去要求阿尔贝特释放我的哥哥。”

“你敢到市政府去？”妈妈不信任地看看我。

“妈妈，我认为……”

“好了，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妈妈打断了我的话。苏莎妮又开始呷汤。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晚饭后，我到楼上去看波松是不是回来了，因为每天晚上他都要跟我学一会法语。波松是个瑞典青年，有着一张长长的，但不难看的马脸。他又高又瘦，但头发却相当漂亮。鬼才知道瑞典倒底在哪里！在我印象中，它大概在靠近北极的

某个地方吧。有一次波松曾在地图上向我指点它的位置，但是不久我就忘记了。他的父亲在斯德哥尔摩也做丝绸生意，和我们店有业务往来。他爸爸特地把他送到我们店里来做一年助手，因为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有在马赛才能真正学会丝绸贸易。刚来时，我们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他自己说他在说法语，但是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法语。妈妈说在这不安定的日子里，最好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就特为他在楼上收拾了一个小房间。

波松已经回来了。我们坐在楼上小客厅里，像往常一样，他读报纸我替他纠正发音。念完报纸，我又照例拿出爸爸带回家的那张载有《人权宣言》的传单。于是波松和我都大声朗诵起来，因为我们都想把它全文背熟。读着读着，波松的马脸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他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属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向世界贡献了如此光辉的思想：自由，平等，人权！说着说着，他激动得几乎高声喊叫起来。

然后又放低了声音：“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不知已经流了多少鲜红的血，牺牲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但是我相信，这些血是不会白流的！”

突然裘丽叶走了进来：“俄季妮，你来一下！”我随着她走进苏莎妮的房间。

苏莎妮坐在沙发里正喝着葡萄酒。妈妈坐在苏莎妮旁边，她耸起瘦瘦的肩膀，显然是想使自己显得精神些。但越是这样，她看起来就越憔悴和可怜。在那顶“寡妇帽”子下，她的脸似乎变小了。这顶帽子，她已经戴了两个多月。妈妈这个样儿，与其说是一个可怜的寡妇，倒不如说像一个无助的孤儿。

“我们已经决定，”妈妈说，“苏莎妮明天去求见阿尔贝特，”她清一清喉咙，“俄季妮，你陪嫂嫂一道去。”

“我一个人不敢去，那儿人那么多。”苏莎妮无精打采地咕哝了句。看来葡萄酒不仅没使她提神，反而对她起了催眠作用。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改变了主意，而且没叫裘丽叶却同意我跟苏莎妮一道去。

“为了艾特里，你嫂子决定自己去一趟，”妈妈说，“好孩子，有你在旁边她会胆壮些。”

“当然你不要开口，只让苏莎妮一个人讲就行了！”裘丽叶赶紧又加了句。

我很高兴，她们终于接受了我的意见；同时又有点感到不满意，因为她们仍然把我当作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明天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个难熬的日子，”妈妈站起来，“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我跑进小客厅告诉波松，我该去睡觉了。他卷起报纸，然后向我躬一躬身，“祝你晚安！”当我走到门口时，突然又听见他在身后叽咕了句什么。

“你说什么，波松先生？”我转身问。

“是这样……”声音仍然很低。我走回来，想问个究竟。在烛光里，我发现他的脸很苍白。

“小姐，我想……我想告诉你，我马上就要回国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先生？”

“我还没告诉科莱太太，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打扰她。小姐你知道，我来这儿已一年多了，家里人最近来信要我回到斯德哥尔摩去经营自己的丝绸店。等艾特里回来后，这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想。”

我还从没听过波松一次讲这么长的一段话。我不大明白，为什么在告诉其他人之前，他先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过去还一直认为，他差不多也和其他人一样，不把我放在眼里。既然这样，我倒真希望听他继续谈下去。于是我走到沙发旁，向他做个贵妇人式的手势，意思是请他坐到我身旁。他坐下来，把双肘放在膝上，迟迟疑疑地似乎不知接着说什么为好。

“斯德哥尔摩是个美丽的城市吧？”我忙有礼貌地改变话题。

“对我说来，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答道：“绿色的大冰块在摩拉河上漂来漂去，天空白得像张没有任何斑点的白纸。这是冬天的景象，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冬天是很长很长时间的。”

他的这番描述一点也没能使我感到斯德哥尔摩有什么特别美丽之处，我更弄不清楚在摩拉河上漂来漂去的怎么会是些绿色的冰块。

“我们商店在朗格登大街，它是斯德哥尔摩的商业中心，王宫就在它的附近。”波松又骄傲地加了句。

其实我并没真正听他说话。我脑子里想的只是明天，想的只是为什么要在胸前垫上四条手帕。

“我想对你提个要求，小姐！”我听见波松这样说。

我要使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地漂亮些，我想，这样他就会答应我的要求，就会把艾特里释放回家……但是，但是我不得不问道：“先生，你说什么？”

“我很想……”他结结巴巴地，“得到那张《人权宣言》传单。当然……当然我明白，这可能是个过分的要求。”

的确有点过分！爸爸活着时他总是珍惜地把它收藏在床

头柜里，爸爸死后它就归我所有了。

“我一定珍视它，小姐你放心，”他又说。

看他这个样儿，我忍不住对他开个玩笑：“看来你已成为一个共和主义分子了。”

他不理睬我的逗趣，只是说，“你知道我们瑞典是个君主国家。”

“好吧，这张传单就送给你，”我说，“把它带给你的瑞典朋友看吧！”

就在这时候，房门忽然被推开，接着门外就响起了裘丽叶的尖叫声：“俄季妮，你打算什么时候来睡觉？”她又说，“先生对不起，这孩子该去休息了！”

裘丽叶上床后，她仍然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俄季妮，你难道不感到害臊！波松是个年轻男人，这么晚你还和他坐在一起谈话是不妥当的。别忘记爸爸可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你千万不能替他丢脸。波松的法语说得那么差，你又能和他谈些什么！”

“真无聊！”我在心中说。吹灭蜡烛，我爬上了床。裘丽叶目前缺少的，我敢断定，就是个丈夫。要是她真有了的话，我的生活肯定会安静得多。

我虽然努力想睡去，但是不行，仍然忍不住要想明天去见阿尔贝特的事，甚至又想到了断头台。每当我努力想睡着的时候，眼前常常浮现出这个怪物。它是那么逼真，那么清晰。这时我总是把头深深埋进枕里，希望驱散那个可怕记忆，那个关于闪光的刀和滴血的人头的记忆。

两年以前，玛丽偷偷把我带到市政府前广场上，在那儿正有许许多多人围着一个断头台。玛丽拉着我挤进了人群。我

心中虽然想看清楚些，但是牙齿却不停地打颤，我只好把它们紧紧咬住。红色马车装来了二十多个男男女女。他们穿的衣料都很好，不过衣服上却沾满了肮脏的稻草。这些人的双手都被绳子反绑在背后。

断头台下的木板架子上已经铺上木屑。据说每次行刑之后，都要立刻铺上一层新的木屑。但是，这些新铺的木屑马上就变成那种黄中透红令人感到恐怖的颜色。整个广场都弥漫着这种染血木屑所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味。断头台和那驾马车一样也染成红色，不过因为它在这儿已有好几年了，所以颜色已经开始剥落。

这天下午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是个年轻人，他被指控和流亡国外的敌人秘密联系。当刽子手把他推向木板架子时，他的嘴唇不停地嗫嚅着。我想，他是在作最后的祈祷吧。他跪了下去，我连忙闭上眼睛。我听见……

我抬起头来，看见刽子手正手提一颗淌着鲜血的人头；人头上两只睁得很大的眼睛，似乎在盯着我……我的心脏快要跳出了胸膛。他的嘴同样也张得很大很大，似乎马上就要喊出声音来。当然，这只能永远是无声的呼喊了！周围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许多人在抽泣，但我也听到一个女人粗野的咯咯笑声。突然这些声音好像变遥远了，眼前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我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头晕目眩。

停一会儿我感觉好了些，但是身旁却有人对我大声喝叫起来，原来是我踩脏了他们的鞋子。我不敢再看那颗血淋淋的人头，只好又把眼睛紧紧闭上。玛丽认为我这种样儿太丢她的脸，所以连忙把我拉出人层。当穿过人群时，我听见有人大声詈骂我们。从那以后，一想到那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那包含无限内容的无声的呼喊，我就迟迟不能入睡。

一回到家，我就大声哭起来。爸爸把我搂在怀里说道：“法兰西民族蒙受苦难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从被压迫者的苦难中升起了两支火焰：正义火焰和仇恨火焰。仇恨火焰将会被血水浇熄，但是那一支正义火焰永远也不会被谁扑灭。”

“人权会永远被剥夺吗，爸爸？”

“绝对不会的！当然，它可能暂时被某些人公开或隐秘地废弃甚至肆意践踏在脚下，不过这些人肯定会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的小女儿，将来某一天还会有人用各种借口剥夺他们自己兄弟的自由平等权利，但是到那时人们不会为他们辩解说，‘原谅他们吧，父亲，这些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因为在《人权宣言》公布以后，人们会对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和合理的反应的。”

说着说着，爸爸的声音完全改变了。它听起来——是的，它听起来真像是我想象中的上帝的声音。两个月来，我越来越能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今天夜里，我对爸爸特别感到亲切，似乎他此刻正站在我身旁……我为艾特里的命运担心，对明天去见阿尔贝特多少也有点感到害怕。

晚安，爸爸！看见了吧，你的小女儿已用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开始记录她的无法预知的人生了。

二十四小时之后

真没料到，现在我竟成了全家的耻辱。

比这更重要的是，在短短的一天里居然发生了那么多我无法写清楚的事。首先是艾特里已经获释，他此刻正和妈妈苏莎妮还有裘丽叶坐在楼下，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吃着什么，好像已有一两个月没见到水和面包了。实际上，他关在狱中仅仅不过才三天。

第二是，我遇见了一个有着一张非常有趣的面孔，和姓名相当难以发音的年轻人。他姓什么？呵，想起来了，他姓布拿巴特。第三，楼下人都在发火，说我替这个家庭丢了脸，并且不客气地把我赶上楼来睡觉。

他们正在欢迎艾特里归来，但是却忘了去见阿尔贝特是我提出的建议。大家都责怪我，使我无法和谁详细谈谈这位名叫布拿巴特的年轻先生。好怪的姓，看来我永远也记不牢它！

唉，一个人被周围人误解了，可真感到孤单！看来爸爸可能已经预见到这件事，所以特送给我这个日记本。

实际上今天一清早就开始不安静了。裘丽叶告诉我说，妈妈要我穿那件我不喜欢的灰色上衣，而且还要用围巾紧围住脖颈。我不同意围围巾，裘丽叶就尖声叫起来：“难道我们会让你像个平民姑娘一样，只穿一件浅领衣服？没有围巾怎么能去市政府办公室这样地方呢！”

裘丽叶一离开，我就连忙打开她的盛口红的盒子。去年过生日时，我也曾得到一盒口红，不过我不喜欢，因为它的颜色太淡了。我觉得裘丽叶用的这种口红对我要合适得多。据说凡尔赛宫的贵妇人们，为了取得满意的效果，每次都要用十三种深浅不同的颜色，一层一层地搽在唇上。我想，他们搽一次口红肯定要花不少时间。但这的确是事实。我读过一

份报纸，报纸中有一篇谈论卡贝蒂王后的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当然，这位王后早已被送上断头台。

“你怎么用我的口红！我不早就告诉过你，不经我的允许不准你动我的东西！”裘丽叶一走进卧室，就生气地对我嚷叫起来。搽过粉后，我用湿手摩挲一下眉毛和眼皮。这样它们就能微微发亮，我想，这肯定要好看得多。裘丽叶坐在床上，不停地用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我又用发卡整理头发，想把我的浓密的自然卷发梳弄成披在肩上的平滑小发卷。但伤脑筋的是，我费力地摆弄了一阵，效果却不能令人满意。

门外传来了妈妈的声音，“裘丽叶，你的妹妹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该吃饭了，否则苏莎妮和俄季妮就不能在两点钟前赶到市政府大厅。”

我越想快，就越显得笨手笨脚，就越没办法把头发整理好。我只好说，“裘丽叶，请你帮一下忙好吗？”

看来，该是谁的荣誉就是谁的荣誉。裘丽叶轻轻摆弄一阵，我折腾了好一会也没做成的事，她只用不到五分钟就完成了。

“在报纸上我曾见过冯泰莱侯爵夫人的画像，”我说，“她把头发梳成小花，前额留着刘海。我看这种短发对我也合适。”

“她这样做只是要提醒人们，她是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被救的。出狱之后，她才把头发剪短。当国民公会议员塔列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肯定还留着长发。但是，裘丽叶又用教训的口气加了句，“我有责任告诉你，俄季妮，你不该读报纸上那些关于冯泰莱的文章。”

“裘丽叶，我已不是小孩子了，我看你不必对我太过分关心。我非常清楚塔列朗为什么要为这个漂亮的女人说情，而